



傷寒論齋子傳 三

武  
430  
3



門 中武 9  
第 430  
卷 3

傷寒論齊子傳三



嵐山先生著

學孫

伊勢度會

澤類長子良校



傷寒五六日中風往來寒熱胸腹苦滿然不欲飲食  
心煩喜嘔或胸中煩而不嘔或渴或腹中痛或腹下否  
硬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熱或咳者小柴  
胡湯主之一

五六日循經之中間也是為表熱入裡之期小柴胡  
之分位主傷寒故云傷寒五六日以是推中風則以

其易大抵當七八日若八九日然亦不可幾故不舉  
之但主熱入裡故或見之或不見之曰往來寒熱曰  
表有熱曰表無熱曰身有微熱是為經症曰胸脇苦  
滿曰默不欲飲食曰心煩喜嘔胸中煩而嘔曰渴  
曰咳是為緯曰心胸中煩而不嘔曰腹中漫痛曰腹  
下否硬曰心下悸小便不利曰身有熱而不渴是為  
變

辨經緯變症之義

夫主熱入裡往來寒熱為熱入裡之候故先舉之  
為之經本次舉胸脇云云三句又次云或腹中煩而

不嘔是合胸中煩於胸脇苦滿合不嘔於心煩喜嘔  
冠之以往來寒熱是為之經而胸脇三句及胸中煩  
而嘔及渴及咳為緯也又往來寒熱為經而胸中煩  
而不嘔云云六句為變也  
或不渴身有微熱或渴以示或渴者表不見熱也  
又冠胸脇三句以寒熱照諸或胸中以示是表見熱  
也此皆齊子之所口授傳寫有誤乎彼此有所不通  
焉  
要之云往來寒熱則不惡寒但發熱者亦有焉即夫  
但陰脈微而宜調胃承氣者是也是取諸寒往則暑

來暑往則寒來故不云寒熱往來其不惡寒但發熱者譬如暑來而寒不來是為變候所謂往來寒熱者非如發熱惡寒發作有時比之已易也譬如四月維夏十月淒然如徂暑往寒亦有為是為深劇者往來寒熱為表症胸膈苦滿為裡症之主默不欲言語也言語猶不欲況於飲食乎皆苦滿故也遂至心煩喜嘔是亦為其深症此病在上焦也此為柴胡正候嘔則覺心煩少除故云喜嘔梔子之煩熱胸中窒及心煩腹滿者皆疑似之者也胸中煩深於胸胃滿故

不嘔深於喜嘔心煩猶嘔胸中煩當亦嘔而不嘔故云而必竟又深症也然亦未悉然故皆云或不嘔者如上衝之氣鮮矣則亦可不渴而渴故又或或已渴則腹中煩不痛而今痛故只云或此三或為一聯裡症之滋深也胸下痞硬劇於胸苦滿其痛固然其已胸下否硬故心下悸而小便不利心下悸深於心煩此二或亦為一聯胸症滋深也以上胸膈苦滿之弘症也胸中煩者猶渴則心下悸而小便不利者亦具當渴而今不渴故又云或已小便不利而不渴故身有微

熱有持也所謂身熱不去也故身有微熱者幾乎  
陽若陰症而咳者疑於少陰水氣故又云或乾姜附  
子症曰脈沈微身无大熱无大熱則是亦有微熱也  
然不可云之於彼故云於此二症為一聯尤深劇  
者也凡此柴胡症轉承氣結胸白虎又入於少陰水  
氣故自淺易及深劇尤益其言矣而不舉其脈所以  
彼此相照今得之也  
夫小柴胡小青竜其部位雖大異其症大同其症大  
同則其脈亦大同可以知矣夫大青竜之脈浮緊以  
被小青竜又以及於小青胡是謂正傳經正路而傳

遷也夫其脈既及之則其症亦及之宜哉大同此傷  
寒二三日已與麻黃湯四五日與大小青竜而五六  
日及此故必云傷寒五六日而不更云脈浮緊  
夫脈症皆及之故吧渴小便不利及咳皆同是皆及  
之也而其部位大異焉故發熱惡寒與往來寒熱少  
腹滿與腹中痛是所以其異也青竜或利或噎或喘  
柴胡則不有之也柴胡胸脇苦滿心煩腹下否硬青  
竜則不有之也小青竜者水氣成寒其病在下焦以  
上攻者也小柴胡者表熱入裡其病在上焦以致諸  
症已此所以部位大異也青竜之喘與柴胡之咳相

同故皆以括之

斜傳

斜傳者遭回斜路細徑以暨之也或經乾姜附子湯或遭苓桂朮甘或回立苓梔子或幾淪真武四逆或清便自調或陰陽脈俱停以暨此者有之此其始暨此也脈或沈緊沈微者也故前章必論脈而此章不舉脈又必云身有微熱照身无大熱者又脈浮細而嗜卧者設胸滿脇痛則必与小柴胡湯脈症变化不可一概拘矣不可不達觀矣  
傷寒四五日身熱惡風頸項強眩下滿手足温而渴者

小柴胡湯主之

此如淺易而反急發深劇也故云四五日是為變候身熱其熱已入裡者也惡風其症猶在表惡風則當發熱而今身熱是疑似於白虎症身熱劇於云身有微熱頸項強亦及淺裡者是疑於葛根若發熱汗出惡風頸項強則全葛根症也身熱以其熱已入裡非汗出者可以辨之然自汗出者亦有之發熱汗出身熱自汗不可不審識矣  
頸項強於白虎絕无眩下滿柴胡之純也是但表熱入裡者也則手足温固其所也欲審辨白虎之手足

冷而渴者故必云尔白虎具熱結於內故必手足冷而渴亦猶身熱不舉於白虎舉諸此也  
是亦不舉其脈然葛根脈浮固尔白虎亦云浮滑  
但白虎云是辨三湯之疑似則是亦蓋浮桂枝條曰傷寒脈浮自汗出青竜條曰傷寒脈浮緩身不疼皆類也

夫身熱者熱入裡者也深於發熱三等四等深於往來寒熱一二等也過大表發熱以往者是皆為身熱故必舉諸本湯以通於下文也是以梔子之症云身熱不去及乾姜附子湯症云身熱大熱者皆以至此

地域者言之也是亦不可不辨矣是故若身熱惡風心胸滿手足冷而渴者是為熱結於內表裡俱在者白虎湯主之  
傷寒陽脈洪陰脈弦法當腹中急痛者先与小建中湯不差者与小柴胡湯

上四五日疑似於淺症与深症此亦四五日類於淺症傷寒淺深脈症变化始不可窮極焉建中湯者二三日為正候今四五日而至此則亦五六日若六七日其尔故但云傷寒  
夫大陽之發病者脈陰陽俱浮也及其一轉也曰陰

陽自和者必自愈包言脉症也然則是以脉陰陽不  
鈞言之也又轉也曰陰陽脉俱停曰但陽脉微曰但  
陽脉微包傷寒言之也中風發病亦脉陰陽俱浮而  
緩也其於桂枝症也曰陽浮而陰弱是也  
傷寒發病曰脉陰陽俱緊而至此曰陽脉洪陰脉弦  
此淺深劇易之辨也夫此柴胡者循經之中而半表  
半裡之間也故脉狀亦如之溢滯也陽脉已洪  
則可以觀其表症洪滯而不能發達矣強如張弦也  
強於緊反易也緊邪深強邪淺陰脉已弦則可以知  
有事於其腹中矣

夫陽脉洪陰脉弦則不能往來寒熱又不致身熱惡  
風是表邪入裡迫攻於腹中於法當腹中急痛若腹  
中急痛則以其過二三日四日五六日若六七日  
而至此之故其變化不可測是以迨於其未腹中急  
痛當先与小建中湯其慎重之如是矣  
急迫也此云腹中急痛以微示上云腹中痛者漫  
痛也不差主脉而包腹中急痛之不愈也然則陽脉  
洪陰脉弦腹中急痛者小建中之所主也雖然以其  
變化不可測故云与  
夫小建中湯如柴胡之小吏如同寮而異其事



故同其部位其脉症亦略同七小建中其事小而敏故  
但主腹中急痛与心中悸而煩者小柴胡者其能廣  
矣故其脉雖有強緊之異而腹中有急痛与漫痛之  
別不亦大逆庭故与建中而不差者与小柴胡湯此  
亦嚴警之故亦云与  
齊子曰小建中者表邪入裡而成微寒故主邪寒小  
柴胡者表熱入裡而攻上焦建中淺為柴胡深為  
辨大小命方  
大譬如長官小譬如少官大青竜統制純陽盛熱小  
青竜水氣成寒故其事繁小柴胡表熱入裡故其事

亦繁小青竜与小柴胡雖異其物而其事則同大青  
竜与大柴胡亦如焉亦殿制之而小建中猶小吏為  
小柴胡之小用但任其一二之事故不有大建中者  
其大小雖異猶有大陷胸湯而无小陷胸湯作者之  
所以深寓意也  
建中之小如是雖然其為名也亦大矣書曰王懋昭  
大德建中于民董正其心腹也我執之中建之于彼  
也蓋取諸此与是亦中乎心腹中乎心中腹中建之  
亦不被急痛悸煩大丈夫不得志惟斯小道以欲救  
人民因命曰小建中湯有味哉

傷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煩者小建中湯主之一

二三日發病也於建中湯為正症於傷寒為變候建中與柴胡部位脈症相似四五日為急發二三日又甚二三日為甚一二日又特甚是為傷寒之變發此云二三日上但云傷寒以微示一二日亦發之然亦希矣故微示之

陽脈洪陰脈強建中之脈也上已舉之故此略為凡傷寒或已發熱或未發熱必惡寒體痛吐逆脈陰陽俱緊發於麻黃青竜者是為其正候白傷寒脈浮自汗出云云曰傷寒脈浮緩云云是皆幾於陰症者也

曰傷寒汗出而渴者是為水逆曰傷寒一二日若二三日陽脈洪陰脈強或腹中急痛或心中悸而煩凡此四道者是為其變候而轉於陰也其一二日者其一二日者即發於茲者也其二三日四日五日者其始正候而遂轉於茲者也猶五六日之例而急者也故亦為變候如於建中湯二三日為正度故其一二日及其四五日五六日六七日者皆亦為之變度是其一二日者固發於此者也其二三日四日五日而轉者必先轉於建中而後轉於柴胡其發於此者亦然

其五六日六七日而轉者必先轉於柴胡而後轉於建中雖已轉於建中亦必轉於柴胡轉換变化殆不可測度故中章但云傷寒云法當云先与云不差者云所以微示之也其如是則建中乃為柴胡中之一方故曰猶小吏

夫前章但云傷寒以微示病一二日但陽脉淡陰脉弦寒熱波滯鬱默如將至大病故曰法當腹中急痛明哉其二三日而轉者本正候而轉者也故陽脉云如前直攻心中者是亦其不差者則与小柴胡湯相通而言之也

建中柴胡相通故建中症而与建中而不差者与柴胡然其所異者建中則陰脉弦而柴胡緊也建中心中悸而煩也柴胡則心煩心下悸建中但主心中故云主之腹中急痛者法當心中悸而煩故柴胡症亦先云腹中痛次云腹下否硬後云心下悸然以夫变化不測故云与至心中悸而專故云主至大柴胡則心下急也

悸劇而煩易也故云而柴胡則煩劇而悸易故本症云心煩末症云心下悸

右尾天節小節五首小節陰陽俱停及一但陽脉

微者必先振慄汗出而解是殆轉于柴胡故云振  
慄但陰脈微者下之而解不解者入柴胡始小  
節柴胡之症至其未症疑於小青竜又少貳於  
真武中小節急轉者疑於葛根症又混淆於白  
虎是其變轉者也終小節傷寒變化陽脈洪陰  
脈弦自建中轉柴胡又四五日五六日六七日自  
柴胡轉建中轉換變化幾不可測度矣尾小節  
二三日心中悸煩於建中為正度在傷寒急轉也  
大甚猶其變轉不可不虞矣以上首小段

大陽病過經十餘日反二三下之後四五日柴胡症仍  
在者先与小柴胡湯不止心下急鬱之微煩者為未  
解也与大柴胡湯  
上首小節云大陽病未解云以微示其既入柴胡  
之域者是包中風及傷寒言之故始章云傷寒五六  
日中風徃來寒熱以包言大陽病而次三節並云傷  
寒不舉中風以微示中風七八日而漸及柴胡本症  
之域不有五六日者况四五日者乎大陽病亦然以  
緩轉故也故此必云過經十餘日以微示雖已漸及  
之亦不已劇荏苒以去也

是以此必云大陽病過經十餘日者應云大陽病未  
解以微示中云傷寒者包言大陽病而有急轉與緩  
轉與劇易之別也是謂挾接文法夫應接言之以微  
示是本為柴胡若建中之症故次云柴胡症仍在皆  
非可下症故云反二三微顧腹中急痛心中悸煩四  
五日亦顧身熱惡風  
夫反二三下之然仍不解後四五日或必身熱惡風  
不知復可下乎言所以為暗鑿也又十餘日加四五  
日則經十六七日然柴胡症仍在者言所以為緩病  
也以微示急病傷寒過上所云之日數至七八日者

柴胡症仍在者亦以此治法也  
是故此文微示大陽病十餘日傷寒七八日為大柴  
胡之部位也故此柴胡症仍在者先与小柴胡湯不  
差者与大柴胡湯猶先与小建中湯不差者与小柴  
胡湯例故云先与云与相照而微示也故云下之則  
愈者後人之接入也  
是以雖未見嘔不止云云症尚与大柴胡湯猶小建  
中症之不差者雖未全為小柴胡症而与小柴胡皆  
以其部位也故未至部位雖是大柴胡二三下之仍  
未解者也是故是假設依放以教告之也然則云也

不止云云、云為未解者、灼午審辨之也、所以忠灌也  
紫胡症、包言建中症、云吧不止者、言本有吧、凡紫胡  
症、吧亦為主症、故曰、心煩喜吧、又曰、默々不欲飲食、  
鬱々、固然是前後相照示也、吧、心下急者、為大柴胡  
之主症、小柴胡表熱入裡、上攻上焦、故心煩或心下  
悸、小建中表邪入裡、成微寒、故腹中急痛、心中悸煩、  
大柴胡湯裡熱實、以上攻心下、是必心下心中悸者、  
皆聚實而急迫也、  
吧不止、先与小柴胡湯、諸症皆罷、但吧不止、鬱々默々  
亦不止、心煩如少、除而仍微煩、而但不堪、心下急

是雖小柴胡症仍在、其部位已在大柴胡、見其主症  
者也、吧不止、与鬱々微煩、為之依然也、故心下急必  
舉諸中間也、  
此而尚与小柴胡、猶緣未求魚、故曰、為未解、為有為  
也、言勞而无功也、但攻心下急、則吧亦止、鬱々微煩  
亦皆解、故曰、与大柴胡湯、是其病進一等、而見大柴  
胡湯之的症者也、雖然、傷寒轉換、变化不測、大陽病  
亦十六七日、其变未可窮、故亦云、与  
傷寒十三日不解、胸脹滿而吧、日晡所發潮熱、已而微  
利、此本紫胡症下之、而不得利、今反利者、知醫以丸藥

下之非其治也潮熱者實也先宜服小柴胡湯以解外  
後柴胡加芒硝湯主之

既云大陽病接上故又云傷寒照前而其症候治方  
相聯以序列是錯舉而詳淺深劇易緩急也大陽即  
六經之首也大陽病者病於其自地而過循六經故  
云過經傷寒借其地以容病者也故不云過經而但  
數其日數譬如賓客之應主人之命任時有六經之  
說假之亦病候耳能者不可拘之譬如魚兔之筌蹄  
為也

云表症故但云不解上大陽病亦然故云反二三下  
過經與不解互言相明也胸脇滿裡不解也表不解  
胸脇滿也小柴胡症也而日晡所發潮熱非大柴胡  
之症也故云此本柴胡症包言大小柴胡也潮熱者  
熱實也非微利者故云今反利是以其已而微利者  
非鑿下之則是變症也

此本大小柴胡症并在者也是其治法先与小柴胡  
解外而後与大柴胡則得利而解今鑿不然不先与  
小柴胡而直大柴胡下之故其利猶不得况其得解  
乎是以假令其方中其症不以其法則不成用者也

是亦忱吾之也主忱告之故其言如不次序夫已而微利者不見其餘症則知鑿已与大柴胡下之而不得利遂以丸藥強下之然不得大利總微利是非其治法故也

夫潮熱者承氣湯之正症也故曰其熱不潮未可與承氣湯然則其熱潮者亦不可與他藥然亦有淺深劇易之別今欲審辨之故不云日晡所發潮熱潮熱者實也而必舉諸結後前後相照以審辨其淺深劇易也

夫表不解胸膈滿而吐日晡所發潮熱者是潮熱之始而其症淺易者也且包小柴胡之表症故猶以為大柴胡之症是以云此本柴胡症包小柴胡也下之鑿以大柴胡也而不得其利鑿又丸藥下之下之又下且以非其治法其症雖依然熱實遂作實物潮熱漸深劇也非復大柴胡之任然小柴胡之表症仍在故先宜小柴胡以解其外而後柴胡加芒硝湯主之猶為大柴胡之屬方已是其治方是故實謂熱實與實物也熱實物俱是熱也欲辨淺深劇易故姑設之名不可云實物故但云實此所以舉諸結後以審辨之也故若其日晡所發潮



熱已而微利清水心下痛口乾燥者實物之深剝也  
宜大承氣湯此文含言之也

十五

傷寒十三日不解諠語者以有熱也當以湯下之

此欲示其病狀同而異其症故必合其起句十三日  
者過經也故過經二字當刪表不解而諠語者疑麻  
黃若大青竜故蓋後人加過經二字然已云十三日  
則是言過經也且无十三日依然在麻黃青竜者故  
當刪之

有熱裡有熱實也夫傷寒十三日表症不解諠語者  
固非表熱熾盛之所致是表熱入裡不經小柴胡胸

膈滿也而直成大柴胡之熱實者也故必与上合其  
起句以照示之故是雖无胸膈之症法先宜服小柴  
胡以解外後當以大柴胡若加芒硝湯下之故但云  
湯

若小便利者大便當硬而反下利脉調註和者知鑿以丸  
藥下之非其治也

有熱實而諠語者小便當不利大便亦當硬然亦不  
甚且避柴胡加竜骨牡蛎之小便不利故云若小便  
利者以微示此小便不利也但欲微示之故一必云小  
便利又欲微示大便硬故必云大便當硬是故此云

猶云若雖小便利大便當硬非云小便利者之大便當硬小便不利大便硬者以有熱實也然猶不足云故不顯然舉之

若小便不利誼語身重胸滿煩驚者柴胡加竜骨牡蛎湯主之若大便硬誼語日晡所發潮熱手足濇然而汗出者大承氣湯主之若誼語遺尿手足逆冷自汗出者白虎湯主之

脈調和言不緊不遲陰陽俱和是微示雖鑿以丸藥下之非其治以已十三日過經故有自愈者又有脈陰陽俱停將轉陰症者故必云自下利又云脈當微

厥所謂停止於緊與不緊遲與不遲之間也知鑿云又合諸前以申戒之也

若自下利者脈當微厥今反和者此為內實也調胃承氣湯主之

鑿以丸藥下之遂自下利者疑於陰症陰症則脈當微厥下利清穀脈微欲絕及脈滑而厥心中疼熱者是也今脈反調和者即是非陰症虛寒猶是陽實熱實之深劇也此与云反下利脈調和者大有廷庭者而深於云以湯下等將及大小承氣者也  
是故和者雖照調和謂和合於遲是以其始停於遲

与不遲之間言之故云和而不云調和以微示之也  
內實者即所謂胃家實也是亦為法語言熱入於裡  
為實物於其內也是為三承氣之標候

凡三承氣內實之候時亦有下利者是為其變候故  
曰調胃承氣湯主之凡此調胃承氣編首以降凡四  
五舉之然皆云与至此得其主候故云主

右大蔞小蔞二始小蔞大陽過經柴胡症仍在者  
先与小柴胡而吧不止云云者与大柴胡是猶其  
易者也終小蔞傷寒過經小大柴胡症者在不拘  
鑿下与否亦必先宜小柴胡而熱實潮熱大柴胡

主之實物潮熱柴胡加芒硝湯主之是已其劇者  
也此亦相通示也夫下之一也或得利或不得利  
在以法耳

右總結大蔞小蔞三首小蔞過經不解誼語者深  
於前症一等然先宜小柴胡解外後以湯下之是  
為治法故起句及知鑿相照以微示之也中小蔞  
云小便利以微示小便利大便硬亦如為脈調  
和者亦微示自愈及脈停者尾小蔞疑似少陰  
慮寒熱結者反脈和合於遲以決定內實矣  
若下利清穀脈微誼語手足厥逆者通脈四逆湯

主之。若自下利脉滑而厥。誼語者。裡有熱也。白  
虎湯主之。本症之言。避之。故不云。以裡有熱也。慎  
密哉。

以上。小段大蔞。四大蔞。柴胡之正症。轉於小  
青。竟湯而其變症。始於調胃承氣湯。終大蔞。傷寒  
變。發起於小建中湯。而轉於小柴胡湯。又其轉換  
緩急之變。亦二湯相通。結大蔞。小大柴胡治法之  
說。猶建中與柴胡。熱實。物潮熱之辨。將轉承氣  
邪。寧鄰少陰。邪亦不可窮極矣。大蔞。小柴胡。直及大柴胡者。

其煩言。合辭以微示焉。陰陽脉俱和者。又其俱停者。  
自愈。與脉微厥。小大柴胡之事。畢首尾。調胃承氣  
湯。欲轉大小承氣矣。以上中大段。解在邪隱於

大陽病不解。熱結胸臑。其人如狂。血自下。者愈。  
上云大陽病未解者。施治而未解也。此云大陽病不  
解者。不施治而不解也。然則是本淺症。如桂枝湯症。  
若桂枝加葛根湯症者也。因照諸傷寒十三日不解。  
以微示。亦是淺症。如麻黃症者。不施之治者也。大陽

之不施治而不解者，猶至熱結膀胱，其人如狂，宜矣。傷寒之不施治不解，至胸腹滿，嘔潮熱，至諠語，熱實不慎之至也。

表熱入裡而結膀胱，熱結膀胱為法語，其人如狂，其症也。非真狂，故云如熱血相薄，則血自下。者表不解，與如狂皆愈，是本淺症，熱結膀胱故也。結解則不須湯藥而愈。猶麻黃湯之症，其人發煩目瞑，劇者必血，乃解。血與下血，上下雖異，其自愈則同。其外不解者，尚未可攻，當先解外。解已，但少腹急結者，乃可攻之。宜桃核承氣湯。

此深於前症，不能血自下者也。攻言攻血，若攻血則外熱愈，內攻其病益劇也。解外，桂枝若小柴胡，隨症治之。少腹急結，本有之，故云攻。云但是熱既結膀胱，遂傷及之，如狂亦有之，故深於前症。此亦有疑途，故云宜。

疑途

若其人如狂，少腹硬，小便自利者，血症諱也。抵當湯主之。若小腹硬，小便不利，脈沈結，身黃者，為瘀熱在裡，茵陳蒿湯主之。若小腹滿，小便不利，乾嘔，發熱者，為心下水氣，小青龍湯主之。若從心下至

少腹硬滿而痛不可近有潮熱者為結胸大陷胸湯  
主之

傷寒八九日下之胸滿煩驚小便不利諶語身重不可  
轉倒者柴胡加竜骨牡蛎湯主之

此云八九日通諸之大陽病不解以微示並為大柴  
胡之地域也又接諸傷寒十三日照胸膈滿顧以湯  
下之以微示不拘十三日八九日亦有之而彼本柴  
胡症而不先与小柴胡直以湯下之非其治者故胸  
滿不去加以煩驚及小便不利諶語亦不除加以身  
重不可轉倒也

煩驚如狂之類也不足云如狂故云煩驚是以強下  
之裡氣不能收熱与客气騷擾而上攻故加此諸  
症雖然仍在大柴胡之地域而不離其症故大柴胡  
加竜骨牡蛎以主之竜骨牡蛎鎮壓熱与客气騷擾  
上攻者也大柴胡則一也以加此二味為主之不可  
不察矣

疑症

傷寒八九日身体疼痛不能自轉側脉浮虛而瀼者  
是為風濕相搏桂枝附子湯主之是雖八九日相照  
深劇一等者也若諶語身重不可轉側腹滿口不

仁而面垢遺尿者是為三陽合病大承氣湯主之是  
其症在裡亦又深劇者也 若誼語身重不可轉側  
腹滿口不仁而面垢遺尿手足逆冷自汗出者是為  
陰陽之際裡有熱結白虎湯主之是為深劇

部位病症淺深之別

齊子曰桃核承氣其地位已深其病反淺加竜骨牡  
蛎其地位頗淺其病反劇救逆湯其地位愈淺其症  
益暴故桃核承氣冠以大陽病加竜骨牡蛎及救逆  
湯以傷寒言之

傷寒脉浮盛以火劫之亡陽必驚狂起卧不安者桂

枝去芍藥加芎藭竜骨牡蛎湯主之

此照上傷寒脉浮以微示彼自汗出云云反与桂枝  
湯誤之此盛以火迫劫而亡陽皆出於不審識可以  
監戒之傷寒脉浮發病淺緩桂枝症者也然一傷寒  
發病不有發於桂枝者是其純綿緩發將發於麻黃  
青竜者也盛不審辨之欲一舉除去之以火迫劫之  
因与之扞格亡純陽之氣表熱不得發越因表氣上  
逆為此必驚狂也  
迫急迫也力去為劫益力除去也驚狂後發狂迫劫  
如桂枝症脉浮仍如故主桂枝桂枝却遏表氣上

逆、芎藭、竜骨、牡蛎皆鎮之騷擾芍藥緩和劑与之其  
用相反故去之救逆注叙之誤入方名

狂症之別

齊子曰柴胡症桂枝症之轉狂者皆其本病之地位  
而轉之故其方各其本病之劑為主加味鎮壓之桃  
核承氣表熱侵血而致之故先解外後仍少腹急結  
狂不止者攻之抵當湯主血下血則止  
右首大節小節二首小節熱結膀胱侵血如狂始  
小節柴胡症湯下之煩驚胸滿誼語如故加之小  
便不利身重是為深劇此上兩傷寒至內實調胃

承氣將之大小承氣而又有此轉驚深劇也終小  
節桂枝之轉狂最甚殆將及抵當發狂雖然此  
二驚曰氣逆故驚字必照桃核與抵當由血致之  
故其人如狂與其人發狂亦句法照示而驚狂後  
發狂字法句法玩味可審其症因矣

大陽病六七日表症仍在脈微而沈反不結胸其人發  
狂者以熱在下焦少腹當硬滿小便自利者下血乃愈  
抵當湯主之

六七日者言漸將至柴胡之地夫傷寒之進也速中



風次之大陽病則遲故曰傷寒五六日中風往來寒熱大抵中風六七日而轉之大陽病七八日而至是為其正候今六七日而至亦已速也既至故必云表症仍在

不只然已脉微而沈將轉結胸血症是為其變候故照諸上傷寒八九日又照下傷寒六七日以微示大陽病傷寒其變轉遲速不可窮極也又表症仍在照上八九日表症仍在當發其汗以微示緩急劇易亦不可為典要也又云表症仍在照諸上傷寒脉浮以微示是亦脉浮

夫大陽病六七日表症仍在亦不已劇亦未見他症脉浮者卒而脉微而沈是當結胸而不結胸故云反結胸之症必頭痛發熱惡寒故必云表症仍在非但陽脉微非但陰脉微脉陰陽俱微吧已而又沈也故云脉微而沈是亦微照上調胃承氣症以微示其脉候也  
齊子曰凡結胸症者雖短氣燥煩其人必沈靜也是与脉狀相配發狂者症其人必燥暴也是与脉狀相反故云反不結胸其人發狂云熱在下焦照熱結腸臍少腹當硬滿照少腹急結故是亦微示有枳核承

氣之疑途，但小便自利，發狂者，血症諦也。所以云云。  
二句注，秋之言混入，今刪之。

三湯辨別

大陽病六七日，表症仍在，脈微而沈，少腹硬滿，至於  
心下是，雖未痛，結胸諦也。大陷胸湯主之。若表症  
仍在，脈微，少腹急結，其人如狂者，當先解其表，後狂  
不止，但少腹急結者，桃核承氣湯主之。若表症仍  
在，脈微而沈，其人發狂，少腹當硬滿，小便自利者，是  
以血症故，表症欲去，不得去也。下血則愈，抵當湯主  
之。

大陽病身黃，脈沈結，少腹硬，小便不利者，為无血也。小  
便不利，其人如狂者，血症諦也。抵當湯主之。

上云六七日，此但云大陽病是相照，以言其發病脈  
浮緩，頭痛發熱，惡風者，既而身黃也。不覺何是黃如  
固有之，故不云身發黃。云身黃，面黃則固矣。身黃，茵  
陳蒿湯之主症也。是為瘀熱在裡，然則是素有之也。  
今因大陽發病，乃見之也。  
既而脈亦沈結，配諸身黃，則可以為茵陳蒿症。雖然，  
熱結下焦者，及結胸皆脈當沈結，故次又必舉其症，  
以斷无血，与有血脉沈結者，浮緩非直變，先陰陽俱

微而沈而至沈結也故上必云微而沈而此云沈結且先舉身黃之症以微示之也所謂沈者但陰脈之謂也

上云脈微而沈而有漸之辭也此云沈結急辭也上以六七日表症仍在與脈微而沈以窺結胸症微矣幽矣而不結胸其人發狂者以其熱在下焦知少腹當硬滿既而果然且小便自利者斷然下血明哉是緩發者是欲結胸反血症者也此則先見身黃而脈沈結少腹硬小便不利是急發者也痰熱在裡決然故曰為无血无血症也宜茵陳

萬湯而小便不利變自利其人如狂者身黃雖未解尚斷然為血症故曰血症諱也諱審諱也血症見其主症使我審諱故不云諱為血症而必云血症諱上云下血則愈此云血症諱皆斷然言之故並云主之然則身黃者為血症所阻仍未解也今下血則亦其解可以知矣  
上緩發者也而云發狂云少腹硬滿此急發者也而云少腹硬云如狂以微示緩急雖異剝易淺深亦不可為常度也要之剝者發狂少腹硬滿脈沈結者易者脈微而沈如狂少腹硬者但小便自利為的症並

本湯主之、又必云其人如狂、合諸桃核承氣、以弘示其所宜、言大陽病不拘、若六七日表症仍在、脉或微而沈、或沈結、少腹硬、其人如狂者、此為熱結腸膀胱、或身黃者、必先解外、後但少腹急結者、宜桃核承氣湯、而不差、小便自利者、血症諱也、本湯主之、傷寒有熱、少腹滿、應小便不利、今反利者、為有血也、當下之、不可餘藥、宜抵當丸。

此陷接上傷寒八九日、以全收血症之事、夫血症驚狂之事、起於桃核承氣湯、以大陽病言之、小抵當湯受之、亦皆云大陽病傷寒、則煩驚、狂其症似、而其病

異、皆由氣逆致之、未皆舉血症、今血症之事將終、故必隔接諸傷寒八九日下之、以舉其血症之易者、以全收之也、夫所以然者、此編諸症、或云大陽病、或云傷寒、雖相通而言之、然在血症、大陽病者多、傷寒者希矣、故血症之事、以桃核承氣起之、云大陽病、而抵當湯接之、又云大陽病、而傷寒問之、舉其同症、而異病者、以合論之、而血症將終、故又隔接之、舉傷寒血症之淺易者、以全收之、錯綜之中、含蓄疑似症之多少、能文哉、學者其玩察哉。

夫大陽病者自地緩發故侵血者亦多傷寒者客病急劇故侵血者反希矣如大陽病身黃則固有者也傷寒則亦无之以客病暴劇故也然亦不可為典要故微示之

有持也夫傷寒發熱已去身熱潮熱及其諸症亦已除後但再々有熱如有所持故云有熱一夫傷寒發熱已去身熱潮熱及其諸症亦已除後但再々又有熱如更病之故必傷寒有熱

既而少腹滿是照上少腹當硬滿言之夫已少腹滿則應小便不利是又照少腹硬小便不利者為无血

言之含言瘵熱症不云硬而云滿且不云狂示其淺

易也今反利者為有血又照小便自利者血症諱也

不云自利但云利亦易其言也為有血反為无血也少腹滿与小便不利為相應之症故云應

此並配言茵陳症茵陳之熱瘵熱則抵當之血應瘵

熱故必云下且云无血有血有血又照有熱以微示

有熱由此有血當下之顧下血乃愈既含言茵陳瘵熱之疑途又貳小青竜之發熱少腹滿小便利故云

餘藥茵陳蒿其部位同而小便利不利可以辨之小

青竜三過其域且有熱与發熱可以別之

雖然傷寒下後且此顧上文則脉微而沈及沈結乃亦其然其變未可度故云宜而是其症淺易也故不与湯而宜九

右後大蔞小蔞三始小蔞大陽病柴胡之域緩轉血症終小蔞其發病帶身黃而急轉結小蔞傷寒之希轉反淺易不至狂是以難辨矣此皆疑貳結胸痰熱所以轉下蔞也以上始小蔞

大陽病脉浮而動數頭痛發熱微盜汗出而反惡寒者表未解也豎反下之動數變遲膈內拒痛胃中空虛客

氣動膈短氣躁煩心中懊懣陽氣內陷心下因硬則為結胸大陷胸湯主之

大陽病脉浮頭痛發熱汗出惡寒者是桂枝症其正發者也而今脉浮而動數微盜汗出者是變發者也五苓症曰發汗已脉浮數煩渴者五苓散主之言一轉症也今發病而浮而動數表水騷擾之甚乎然五苓之症未曾云動且浮數專也今浮而動數者雜而不可貞乎夫一焉是因表水騷擾將欲發動大病者乎動作下四句混入可去既云大陽病又云頭痛發熱如更加之也以胃家實

故乎微盜汗出是全內實之徵也而反惡寒頭痛發熱涉兩歧脈浮與惡寒可以為表未解故斷之云表未解表未解者當先解表而後隨症治之疑症有數焉

若脈仍浮而動數煩渴者五苓散主之若仍頭痛發熱微盜汗出更見柴胡之一症者是為內實柴胡及加芒硝隨症治之此為結胸之地域也鑿不辨之當表未解即強下之故云反夫動數者水擾之脈也遲為胃實之本脈以鑿下之表熱內入水擾從之罷微盜汗之脈見故云動脈變

遲膈內拒痛表熱內入上攻故也是為結胸之因也而又有柴胡之疑途焉胃中空虛強下之故也胃中空虛故表熱內入實之胃中空虛而熱實之故容氣衝膈之內為之拒痛短氣云云皆為之故也故此二句為法語故置於膈內短氣之中間以達諸上下是亦皆結胸之因也而又有梔子之疑途焉夫胃中空虛而熱實為之主故云容氣所以云胃家云盜汗也如家主失之營衛以逃之是其始已有兆鑿下促之故兩動字照示不云氣上衝膈夫容氣動

膈：內因躁動拒痛、短氣且煩、分用躁動字故不云煩躁而云躁煩以示其猝暴之義、妙此六句為一聯、心中懊懣為之、殿胃中云家心中如室、陰陽猶表裡故陽氣言表氣下之胃中空虛表熱內入表氣從之而內陷也、又陽氣者外發者也、陰氣者守內者也、是謂陰陽相和、今陽氣內陷而陰氣不能守內、客氣因動膈、短氣躁煩、是謂陰陽不和、是亦假設依放之言也、其不可拘之、

陷猶入于坎窞、所謂陽氣潛藏也、不能制其外、故不

只客氣動膈已表水亦內入、與熱俱攻心下、心下因

硬也、心下硬則為結胸、不硬則不為結胸、故云則而

次云若不結胸、

熱與氣飽水聚結心胸、故云結胸、結胸其如是、故其

脈自微而沈、結為本脈、前症論之、今遲而如是、

病於大承氣之區也、故若脈遲、短氣煩躁、身重腹滿

而喘有潮熱者、大承氣湯主之、

夫陽氣內陷、不能撲外、熱與氣與水、大攻結心胸者、

本湯主之、又本湯之症、在大柴胡大承氣之間、故名

之大陷胸湯、三大必相配、以微示皆同其域也、其結

胸如彼、大陷胸湯之說亦如此、淺深劇易論中已悉



之惡得有小結胸小陷胸湯哉是故大陷胸之於大  
柴胡大承氣也猶小建中之於小柴胡欤有小建中  
而无大建中有大陷胸而无小陷胸固其所也

梔子豉湯疑貳

脉遲胃中空虛客氣動膈虛煩不得眠心中懊憹者  
及其心胸中窒煩熱者及其心中結痛身熱不去者  
皆梔子豉湯主之又其心煩腹滿卧起不安者梔  
子厚朴湯主之

若不結胸但頭汗出餘處无汗劑頸而還小便不利者  
身必發黃也

大陷胸餘處手足微盜汗出茵陳蒿則不然故云但  
是照諸微盜汗出然則是接鑿反下之是以不涉梔  
子之虛逆陷胸之結胸而下後直轉茵陳症者言之  
也是其正轉者也  
雖然上云陽氣內陷心下因硬則為結胸言不硬則  
不為結胸也接之云若不結胸云云是經虛逆結胸  
疑途而轉此症者也要之不問經疑途与否但頭汗  
出小便不利則雖身未發黃遂其發黃可以為茵陳  
之諦症故云必是以其經疑途者短氣躁煩心中懊  
憹亦或有之者也但心下不硬而少腹或硬也少腹

硬為抵當之主症且陷胸亦至劇者云從心下至少  
膜硬滿而痛故此不舉之也

是故茵陳之症但頭汗出與小便不利為的候身黃  
為其徵然若小便利則或頭汗止心下硬又有轉結  
胸者變轉不可辨別且結胸亦希有亦便不利者故  
小便不利之下不云者、別之、辭也而照含上則  
字以徵示又有此轉變也然則虛逆症與結胸症與  
瘧熱症轉換變化於大承氣之區不可為典要矣  
頭汗出陷胸亦有之曰但結胸无大熱此為水結在  
胸腹也但頭微汗出者大陷胸湯主之然則茵陳症

應但大汗出故心下刺頸而還云水結則小便亦可  
不利微矣幽矣何以別之唯身發黃與否為標

傷寒六七日結胸熱實脈沈而緊心下痛按之石硬者  
大陷胸湯主之

六七日言小大柴胡之域而結胸熱實言忽轉之結  
胸之說已辨故但云結胸上大陽病者發病已有容  
氣動膈之蹟故脈浮而動數也又加頭痛發熱微盜  
汗出反惡寒雜而不純盛妄而下之疑慮逆瘵熱八  
九日而轉之故此必云六七日以反接上大陽病六  
七日傷寒八九日以徵示或大陽病或傷寒或遲或

速其狀雖異及至此治之則相同也  
 熱實又言柴胡承氣之域以令確屢也上已云陽氣  
 內陷心下因硬則為結胸則嫌為陽虛若陰症故必  
 此云熱實以微示結胸猶是為熱實陽實病也曰潮  
 熱者實也曰以有熱也皆是也  
 上云大陽病脈而動數脈浮照總目章言其發病之  
 時次云動數變遲而不云浮變沈而此云脈遲是相  
 顧以微示夫變遲者有沈遲與浮遲也又接諸陽氣  
 內陷以微示或嫌是陰症也然又緊也沈緊柴胡之  
 脈也與六七日相當不可嫌是陰症故沈而緊沈為

結胸而緊者微也漸診得之故云而結胸病於柴胡之  
 區故也  
 且夫若陰症則心下腹候皆軟而无力矣石硬哉故  
 上必云熱實下必云石硬以辨惑也又脈沈照上脈  
 微而沈及脈沈結以微示微而沈及沈結皆結胸之  
 脈而是亦有血症與瘀熱之疑途也而血症瘀熱亦  
 有此脈沈而緊與小腹石硬而痛之症也何則三症  
 並病於柴胡承氣之交故也  
 前症病於大承氣之區而其症反易為此症病於柴  
 胡之域而其症反劇焉雖有大陽病與傷寒之別而

亦以微示淺深劇易不可為典要也右前大節

疑途

若脉沉而緊少腹痛按之石硬反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抵當湯主之若脉沉而緊小腹痛按之石硬小便不利但頭汗出餘處无汗劑頸而還者身必發黃茵陳蒿湯主之云按之則猶可近者也欲辨陰症惑故必云按之也按之与不可近相照以欲辨其劇易然則按之者亦時有不可近者焉傷寒十餘日熱結在裡復往來寒熱者与大柴胡湯但結胸无大熱者此為水結在胸膜也但頭微汗出者大

陷胸湯主之

此隔接上傷寒十三日不解及大陽病過經十餘日並言柴胡症以举又有与此結胸症疑似者故但云十餘日而更不云不解故此言柴胡症仍在者若日晡所發潮熱者与柴胡若加芒硝湯已解仍未了者故云熱結在裡復往來寒熱者熱結在裡為法語往來寒熱小柴胡之正症也然前至柴胡及加芒硝湯症以熱結在裡故不了了而後往來寒熱是以不先与小柴胡而直与大柴胡是已變症也乃不知熱結成水結而結胸且結胸病於柴

胡之域者亦時有結胸往來寒熱之症故云与  
无大熱微熱身熱則有之微熱身熱柴胡亦有為大  
熱又微包潮熱但結胸无大熱者此為水熱在胸腹  
則水結之胸也主水而客熱故无大熱而有微熱然  
則但結胸有大熱者此為熱結在心胸是熱結之胸  
也主熱而客水故有潮熱而无身熱結胸有此二樣  
不可不辨矣結之實也

大柴胡主熱結在裡大陷胸主水熱者熱結在心胸  
毫末之間也然但結胸但頭微汗出者是為陷胸之  
的主故云主之而頭大汗出餘處无汗劑頸而還者

是茵陳蒿湯之症也然則頭微汗出者餘處亦少有  
汗不劑頸而還者也此有大柴胡之疑症故不云心  
胸而云胸膈然則柴胡亦時有水結在胸脇者水結  
在胸膈亦為法語

疑症

若心下急而不痛无大熱胸脇滿而吐此亦為水結  
在裡大柴胡湯主之若但頭汗出餘處无汗劑頸  
而還小便不利者身必發黃茵陳蒿湯主之水結在  
胸膈者亦應小便不利然避茵陳故不舉之

大陽病重發汗而復下之不大便五六日舌上燥而渴

日晡所小有潮熱從心下至少腹硬滿而痛不可近者  
大陷胸湯主之

此照大陽病脈浮而動數舉發病之時伏胃實若結  
胸症故一再發汗表不解是為伏症所阻不得解也  
故復下之下不至其時故反不大便五六日初見其  
伏症表症亦不解既而舌上燥而渴者疑於白虎加  
人參症不大便五六日與日晡所小有潮熱疑於大  
承氣是發熱發潮熱也白虎湯與白虎加人參之症  
由表症之有無故必舉諸中間已  
夫既疑於承氣又貳於白虎加人參然心下云云是

陷胸之的症也且承氣云發潮熱言劇也陷胸云小  
是病於承氣之域不大便小潮熱固其宜哉水熱結  
實於心胸舌燥渴亦宜矣故亦云主然小腹硬滿亦  
有抵當之微貳也已

疑貳

若不大便五六日舌黃胎吧而渴日晡所發潮熱腹  
中痛者大柴胡湯主之 若不大便五六日舌胎黃  
白咽燥口乾日晡所發潮熱脈遲者大承氣湯主之  
若舌上燥而渴欲飲水數外表裡俱熱者白虎加  
人參湯主之 若小腹硬滿而痛小便自利其人如

狂者抵當湯主之

石前大莖小莖五始小莖大陽病發病紛雜慮逆  
若結胸之贖下後果轉者也首後小莖不結胸轉  
痰熱在裡始小莖傷寒小大柴胡之域結胸熱  
實論疑似於抵當茵陳陰症終小莖柴胡再轉  
水結、胸又疑於柴胡亦貳茵陳蒿尾小莖照  
首伏症發病轉熱實結胸柴胡承氣之域帶白虎  
含抵當其最劇者也結胸之事一終以上前小段

傷寒六七日發熱微惡寒支節煩疼微嘔心下支結外

症未去者柴胡加桂枝湯主之

前節已首尾舉大陽病發發結胸劇易疑貳之事中  
舉傷寒柴胡之域結胸熱實有疑貳者與其柴胡再  
轉變症熱結水結亦涉疑途者此一終結胸之大体  
猶欲補其缺故必隔接上傷寒六七日又舉柴胡之  
區而外症未去者以微示結胸之症所以慎重傷寒  
之治也

發熱微惡寒是欲解也為內有柴胡症不能解也支  
節四支骨節也是疑麻黃之身疼骨節疼痛今以柴  
故言之故易其辭柴胡不主身及骨節疼痛故約之

云支節而其部位深於麻黃故云煩猶麻黃不云煩躁而至大青竜云之不主痛故但云疼避麻黃之症也。是故支節煩疼為小柴胡之深症故不舉諸本症也。

是故此本傷寒二三日桂枝症而其四五日麻黃症皆不能治之遂至小大柴胡外症未去者也。故必云六七日合接上六七日以微示但柴胡之域而亦有如此者是不只柴胡已陷胸症亦有之而柴胡症加桂枝陷胸症雖不加之亦可以去外症也。此為結胸言之故不舉諸柴胡之條而必述諸結胸

之餘境結胸之症陽氣內陷水熱結實心膈故有外症亦希矣然其病於柴胡之域者亦時有是已故依放此柴胡以微示之已矣。

微吐微惡寒相照以微示惡寒已微將去嘔亦微將除以將欲轉結胸症故必云心下支結左右支衍而結聚也心下急之甚也為大柴胡之深症疑於心下硬而為結胸曰柴胡症仍在者先与小柴胡湯嘔不止心下急鬱微煩者大柴胡下之今嘔微將止故將轉結胸予然未見其的症而柴胡症彰予而外症仍在故加桂枝主之小大隨症加之故但云柴胡



烏

不往來寒熱而發熱微惡寒不喜嘔而微嘔不胸脘  
 苦滿若心下悸心下急而心下支結而支節煩疼柴  
 胡症之奇者也猶有奇症者舉一而示百此但舉疑  
 貳於結胸者而已其  
 傷寒五六日已發汗而復下之胸脘滿微結小便不利  
 渴而不嘔但頭汗出往來寒熱心煩者此為未解也柴  
 故桂枝乾姜湯主之

五六日為小柴胡之區六七日為大柴胡之域上云  
 發熱惡寒支節煩疼微嘔此云已發汗是互其辭以

相喻之也故此亦二三日桂枝症其四五日麻黃症  
 皆必發汗故云已至五六日未解亦未轉柴胡故亦  
 發汗然未解是內有伏症外症因不解也妄鑿不辨  
 以發汗不解又一再下之故云復

夫發熱惡寒支節煩疼微嘔者已轉柴胡也妄鑿以  
 為麻黃症已再三發汗然未解又一再下之然未解  
 夫發熱微惡寒支節煩疼微嘔者柴胡之奇轉者也  
 而又內有伏症外症因不解也而已發汗復下之是  
 誤之甚也  
 既而胸脘滿是柴胡之正症也然發熱微惡寒支節

煩疼微嘔而胸脘滿所以奇轉也微結微結於心胸  
也故結云心煩是疑於結胸又有但頭汗出然非頭  
微汗且无心下硬痛症是發汗復下成陽虛之所致  
也是本伏症以發汗復下故今見之也  
小便不利柴胡陷胸茵陳之症皆有之然接微結舉  
之以微示為主也但渴亦然嘔為柴胡之經症故  
云不嘔以微示非柴胡之卓症也云但頭汗出即餘  
處无汗也屬之小便不利則身必發黃然是主微結  
次小便不利次渴次但頭汗出相逐舉之則亦是微  
結之所致也

往來寒熱是為柴胡之主經症故曰傷寒五六日中  
風往來寒熱胸脘苦滿默不欲飲食心煩喜嘔是  
為柴胡經症至此發熱微惡寒轉之支節疼煩轉胸  
脘滿微嘔亦至不嘔是柴胡本症而帶陽虛症也故  
是胸脘滿云之五症發汗下後見之往來寒熱心煩  
者与本湯後也故必舉諸最後  
心煩亦陽虛之所致也上云胸下云心中云微結以  
微示微結心胸夫微結心胸故煩也此為未解也者  
應繫往來二句之上下今但繫諸下以及於上也是  
謂省辭法右始大節

治法

傷寒五六日發熱微惡寒反節煩疼微嘔者柴胡加桂枝湯主之而外症未去者是為內有伏症妄鑿不辨已發汗而復下之於是胸膈滿微結小便不利渴而不吐但頭汗出者此為未解是柴胡陽虛兩症併有而外症仍在故本湯主之

既而諸症仍在但發熱微惡寒轉往來寒熱而加心煩者此為仍未解也是雖發熱微惡寒轉往來寒熱而以本起於是故不可餘藥尚本湯主之有結胸及瘕熱之疑途故深戒之也是以未解非云表未解謂

諸症未解也陽虛云微結者別諸結胸大結痛也既云微結則微痛者亦有焉

疑途

若發熱微惡寒或往來寒熱從心下至少腹大結硬而痛小便不利或渴但頭汗出者大陷胸湯主之

若發熱惡寒小便不利渴而引水漿但頭汗出身无汗劑頸而還者身必發黃茵陳蒿湯主之

傷寒五六日嘔而發熱者柴胡症具而以他藥下之柴胡症仍在者復與柴胡湯此雖已下之不為逆必蒸之而振却發熱汗出而解

此亦合上五六日以舉其異嘔為柴胡之經症故也  
 心煩喜嘔又曰嘔不止心下急者大柴胡下之是與  
 上之不嘔反發熱與上發熱微惡寒同故此云發熱  
 而略惡寒未往來寒熱云嘔而發熱者吐主而發熱  
 容也惡寒則不足云故不舉之以照云微惡寒但欲  
 示將轉往來寒熱此專轉於柴胡者也與上之雜轉  
 微嘔者異焉  
 此三湯皆轉柴胡者也而必有表裡先後之別故必  
 云嘔而發熱以微示欲令人相比方知表裡先後之  
 所轉以微識其淺深劇易歧路之別也六七日症者

發熱微惡寒反節云是外症未去其裡轉急劇者  
 也次五六日者亦外症未去發汗復下之遂胸膈先  
 裡轉微結云兼陽慮而往來寒熱表症最後轉者  
 也此五六日症嘔而發熱是亦裡轉為先表轉直從  
 之故以一句言之而不舉惡寒欲審辨之  
 夫轉柴胡者是為結胸之地也故必舉其疑結胸症  
 者以盡其言恐結胸也而瘀熱血症及陽慮瀉心之  
 心下否並皆貳之不可不審辨矣故不列諸柴胡之  
 條而舉諸結胸之餘境作者之所深用心也  
 夫傷寒五六日嘔而發熱者其微惡寒已止將往來

寒熱者也。既而暴然，故云柴胡症具。故柴胡症具也。者言往來寒熱、胸脇苦滿、及心下急、腹中痛、小大柴胡症具，故云下之。云下之不為逆，雖云不為逆，亦不能順治，故為逆也。者言致胃中空虛，陽虛陰症，是亦寓諸結胸也。

夫柴胡症具者，必先与小柴胡湯而不愈者，大柴胡下之，是謂之順治。今也不然，故云而是以直大柴胡下之，猶不能愈之，况以他藥乎？故云柴胡症仍在，柴胡症仍在者，是不為逆也。柴胡症仍在者，復必先与小柴胡而不愈者，大柴胡

下之，此亦雖已以他藥下之，而今又以大柴胡下之，不為逆。大柴胡中与之，故也。必蒸之云云，言但与小柴胡而解者也。蒸之，發熱貌，振之，惡寒貌，是却發熱惡寒也。言復其初也。是他藥下之，雖云不為逆，表症已伏於內，乃其仍在者，乃其裡症也。其裡症仍在者，乃復与小柴胡，則其伏者發而復其初，必蒸之云云而解也。是故柴胡症仍在者，別於柴胡症不在者也。者，也者，別之之辭也。柴胡症不在者，下之而逆者也。逆則結胸，心下否遠，則陽虛陰症，必轉之者也。夫柴胡一症，仍

在者復与之小柴胡十中二三有不蒸之而解者故  
 云必其蒸之而解者速解者也其不蒸之而解者漸  
 而解者也漸而解者必變轉者也故接之以若心下  
 云云  
 上但云發熱故下云蒸之欲示其微惡寒故但云振  
 而不云振之欲示復其初故必復与却照接上但云  
 熱故必又云發熱以微示凡汗出而解者惡寒必漸  
 去但發熱汗出而解故曰寒去欲解雖解時之微惡  
 寒者必變轉者也  
 若心下滿而硬痛者此為結胸也大陷胸湯主之但滿

而不痛者此為否柴胡不中与之宜半夏瀉心湯  
 此隔接諸他藥下之又接而解其隔接者下之而為  
 逆也其接而解者雖解時之微惡寒遂轉之也皆以  
 其誤下故胃中空虛陽氣內陷以致之也上云從心  
 下至少腹硬滿而痛是主硬而滿次之也此言其劇  
 者此云心下滿而硬痛是主滿而硬次之此言其易  
 者合諸但滿喻与瀉心似而非焉  
 齊子曰心下滿大陷胸半復瀉心並同而其硬則異  
 大陷胸者石硬而腹硬故曰至少腹是主結胸故  
 也故曰此為結胸半復瀉心者其硬比於大陷胸則

亦不足云故陷胸則不云心下硬滿而云心下滿而硬痛瀉心則云但滿而不痛而不云硬至生姜瀉心甘草瀉心而云硬是遠陷胸也是但主心下不否故曰此為痞是易於結胸症故不云也  
又曰陷胸之心下滿而硬未痛者與瀉心之否硬而滿者相疑似然按之石硬而痛者是結胸也又大柴胡之心下急若支結者與瀉心之否硬者頗疑似為故必云柴胡不中與陷胸則硬痛與不痛可以別之故不云不中與其有此二湯之疑似故云宜  
是以已與半夏瀉心不下急或支結者大柴胡湯主

之若其心下石硬而滿痛者大陷胸湯主之

右後大節小節四首小節桂枝柴胡之雜症而疑貳於結胸始小節發汗下後柴胡症陽虛症表症混淆而疑似於結胸瘰癧熱終小節柴胡症以他藥下之不為逆與為逆辨結胸與否硬之別以大終結胸之事矣

以上後小段大節二前大節結胸之因混發黃之症又其熱實發血症瘰癧熱陰症及其柴胡再轉水結疑柴胡茵陳蒿又其伏症發病遂轉熱實結胸柴胡承氣之域疑白虎及抵當是為結胸大木條

矣後大節桂枝柴胡兩症混貳結胸又發汗後  
諸症紛亂又其柴胡症而誤下之為逆与否轉結  
胸若心否是為結胸之餘說於是予結胸之論大  
備矣以上終大段

嘉永<sup>甲寅</sup>癸丑秋九月在摸陽兵庫神戶之寓樓始按之今  
亦明治庚午七月再按之為某先生需也

傷寒論齋子傳三終而論齋大前明齋生

三國醫書年非也似事十



